

轻轻的，别惊扰了蛙叫

□南港

荷叶静躺
池水享受着自身的安详
波纹停在芦苇丛中
月亮，潜入水底
蛙鸣，胜过夜宵

都江堰寂寥的雨巷
万籁俱美，盛开着蔷薇
惟有轻轻的话语
与锦鲤交流
天明后，蛙声迎来缤纷的霞光

蝌蚪不是你的开端
穿着青春的外套
不是你的完美
每当你清除乱象的小虫
禾苗便甘心为你弯腰

锦江的绿道
从宝瓶口出发
直达府南河畔
幸福铺满天府
徜徉在公园城市的晨跑
轻轻的，别惊扰了
离堆公园里的蛙叫

春雨

□陈少华

那些裂缝儿，皱纹似的一步
一步一步往前爬
在父亲的额上停了下来

刀耕火种里的谚语
一句比一句难懂
父亲说，亏你还是念书的
有一场春雨多好
至少能缓解他的脾气
对种子发声

父亲醉酒的路上
春雨，一阵接着一阵
春雨贵如油啊
扶他的母亲险些摔倒
恨不得马上给他一个巴掌
比春雷还沉

风过南桥

□石水

从岷山跑来的匆忙脚步
掠过雄奇的雪山皑皑
蹙起都江堰的浪花
致敬鱼嘴的千年坚守
问候宝瓶口的守口如瓶
卷起自由舒展的云朵
盘旋在栏杆里的南桥
钻进斜风细雨的蓑笠
撞落枯藤满树的金叶
缠住古道瘦马的身影
衣衫的风尘仆仆
挂上楼阁的飞檐
葫芦里的浊酒在低诉
廊檐传来一声声叹息
眼眶盛着一汪清泉
难道就是断肠人的天涯

万金的家书
触摸不了南桥的扶栏
南归的大雁
迷蒙了谁的两眸秋水
乡音的故土
望穿了期盼中的泪眼
静夜的叩问
唤醒举案齐眉的甜蜜
南桥的石板
通往长相厮守的天伦
不如归去 不如归去
翻越心中的那堵石墙
快马加鞭一路狂奔
留下南桥一缕微笑
天地之间
从此再无旅途羁绊

诗歌

致敬劳动者（组诗）

□王国平

调酒者：调酒工匠罗燕

在酒窖里摸爬滚打了多年后
你才明白，最难品的是人生
最难调的是众口
而一个人，要穿过多少座山峰
蹚过多少条河流，方能明白
在一杯酒里需要怎样的勾兑
才能糅合悲与欢，才能盛下离与合
才能调出梦流淌的颜色，假如
我是一只燕子，我就要落在窖沿
一声一顿地把春风里的酒曲喊醒

印钞者：劳模郑强

作为一个长期与钱打交道的人
你从没有留意过那些钞票的去向
你只关注它们的纸张和工艺
你要让印刷出的每一张人民币
色泽准确、品相端正
要让钞票上的每一座山都巍峨
每一条河都清澈、每一棵树都挺拔
每一支麦穗都丰盈饱满
每一个人的脸上都看到人民有信仰
民族有希望，国家有力量

采气者：油气田采气工宋殷俊

采花的人在春天醒来
采蜜的人在夏天醒来
采果的人在秋天醒来
而你，一年四季都醒着
采气的人，要憋住一口气
把另一口气从地下“吸”上来
这需要多么大的气场
只有一个大气的人
才能从一堆火中取出炭
才能从一口井里取出气

从今往后（外四首）

一躺下来就看得见钻井平台。
椰子引发了一场地震。
涛声三千，他只想斟一杯故乡
的高庙白酒将自己彻底
灌醉。仿佛嫌大海不够深，
天空搬来那么多雨水，
试图把岛屿之间
凹陷的部分填满。
身为纵目人的后裔，他发现
盐的秘密：为了把大海
穿在身上，它们放弃了翅膀，
那些晶体状建筑像止痛剂，
隐藏于大海蓝色幽暗的想像中。
棕榈叶在呼吸上倒立。
一把勺子凭借睫毛的阴影，
得以轻易度量这黄昏的海图。
大海试图用它的无限
囚禁海鸥，礁石和落日的照耀。
在求助椰树下的占星术士后，
他放弃了船的锚地，
重新沦为潮汐和洋流观察者。
他用脚印向浪花宣告：
蔚蓝、深蓝以及更深的蓝
从今往后，归他和妻子女儿所有！

□胡马

蓝色弥撒曲

秋天亮出了他的男低音。
是那明媚的海
借后视镜的影像回溯既往，
驱策他们一路向前。
珊瑚和沙筑的堤坝向天空延伸，
在世界尽头，波浪忘记了
源自占婆时代的动荡和起伏。
一棵椰树，又一棵椰树
不等行完注目礼就迅速诀别。
一旦与年轮擦出火花，
就会收获意外的馈赠：
凌晨两点，酒店大堂穹顶上
壁虎像鱼群在他的仰望里游弋，
等待入住的人们恍惚如藻类；
沙滩上，寄居蟹突然窜出，
女儿一声惊叫，
张开双臂蹦到了半空，
笑声被沙粒反射出云状斑纹；

捡沙者：测量工任绍刚

你的心中装得下一片大海
可你的眼里却容不得半点沙子
因为你明白，即使是一粒最小的沙子
落在一座桥上，就是一座大山
落在一段路上，就是一块巨石
如果不幸落在一条涵洞里
那就可能引发一场灭顶的灾难
你手持工具在工地上穿行
把一粒粒沙子捡走
就像春风捡走了寒冷

雕花者：轮胎设计师罗建刚

一千个雕刻师眼中
就有一千条最美的花纹
即使我们额头的皱纹
也有一种沧海桑田的美
而在你挑剔的眼中
最美的花纹只有一种
那是一条叫做子午线的纹路
你用了三十年的时光
在橡胶上刻画它
直到把它变成你的掌纹

钻井者：石油钻井工李茂森

你对脚下的每一寸土地
都很熟悉，就像熟悉自己的姓氏
老屋、妻子、儿女或兄弟
就像风熟悉大地
就像蝴蝶熟悉花朵
就像自己的关节熟悉天气
你甚至能握住每一分深入
钻头与地心的那一丝丝颤栗
和颤栗之后，从大地深处
喷薄而出的页岩气

巨型水母被潮汐推到他跟前，
像战舰失去了登陆的动力。
船舷激起浪花，入口腥咸
他知道那是大海在举行
一场含盐量充分饱和的祈祷。
海水在蜕皮，用尾焰
一次次灼伤舍不得放弃的人。
但他眼里深藏的眷恋蔚蓝如从前。

缅怀角

这大陆架向南突出的末梢！
他终于见证了一场蔚蓝色的婚礼。
半个世纪前船舶入港的钟声，
在他们靠岸的那天午后
重新在海岸鸣响。
浪花的托盘被礁石婉言笑纳：
除了天空，就是海
除了你，就是七月耀眼的日光。
出席婚礼后，海鸥消失了，
但鲜花拱门和白纱幕帐还在。
椰树的间距把大海切成片，
不规则的韵律在光斑里跳跃。
透过建筑与建筑之间的缝隙，
大海终究没有令他失望。
素馨花需要从灰烬扒出的砧木。
混血女孩的舌头下，躺着
椰子糖和一部残缺的航海志，
她出生在西贡，鼻音
带着河流入海口的宽敞和平缓。
神庙周围，风景美如天堂，
石碑上，汉字仅供死者诵读。
历史被黄昏复述后，他开始后悔
在海角，时间不该
徒劳地用于缅怀。
蜥蜴爬上岛屿的弦柱，
聆听他胸腔里大海的秘密变奏。

暴雨之后

暴雨早已将两岸的田野缝合。
失眠者尾随秋天来到雁江。
耳鸣、白发和马蹄
找到了渴望贯穿的针眼。
小镇居民伸出食指为江河指路，
他发现他们指尖的螺旋

模切工：模切工王延先

你用一张纸向蔡伦顶礼
你用一双手向毕昇致敬
而西风、水井坊、金六福用它们的产值
向你的巧手和匠心致敬
请所有中规中矩的日子让开
你要做一个技艺精湛的刀客
怀揣绝世武功穿过印刷车间
你从异形的刀具中抬起头来
执着专注的目光越过岁月的栅栏
轻轻地落在祖国的地图上

地下劳作者：地铁技术员陈辉

当冬天来临的时候
你已经开始打探春的消息
当人们还在地面行走的时候
你已经悄悄地深入地下
用耳廓倾听一座城市有节律的脉动
为它未来的方向和路径命名
你按下并行程控按钮的瞬间
成都地铁迎来了提速前进的春天
你也偶尔从地铁C口探出头
嗅嗅这个谷雨的芬芳

造气者：医疗设备工程师喻波

多少花朵，被一口气呵开
多少病人，被一口气带走
你双手紧握那些仪表
你要用胸中的那一股永不言弃的气
把一缕可以救命可以续命的气
从医用真空机组、医用空气压缩机
医用制氧机和弥散供氧系统里
一丝一丝地抽出来
然后凝成鞭子
把死神一步一步地赶回去

跟天空的闪电一致。
龙泉驿，南津驿，双凤驿，
还有来凤驿和白市驿，
像亲人们脸上盲目的瞳孔，
在盆地腹心这条焊缝上火花闪烁。
推开历史的暗门，他试图
触摸这古老驿道的脉动，
只有南津驿对他的试探发出回声：
老军人身板挺直，轻摇蒲扇
将寻常巷陌的插曲推到半岛；
街市上，鸭雏和鸭雏
等待陌生人将它们的未来领养；
码头空了，摆渡人腮边
驿卒的表情已经踪迹杳然……
又到了跟岁月推杯换盏的时候，
六百年窖龄归了南津驿，
五十年窖龄归他
血液里，又一波洪峰即将过境。
车行途中，他梦见斑马群
涌过丘陵和成渝高铁，
在时光的甬道里
舔舐身上的条形码。

山中饮酒

那些关于龙泉山的秘密，
他不会轻易告诉谁。
说某块花岗岩是豹的行宫，
某片水塘是白鹭的眠床，
最危险的一处，他已深深铭记。
某年某月某日他站在山顶
遥望雾中平原如临深渊：
这就是他曾奔行经年的居所？
幸好还有放下一切的勇气，
向着曾经仰望的海拔一路攀登，
野兽一样尖叫后，群山沉默。
荆棘抖落枯叶后开始萌出新绿，
而属于他的荆冠早已开花，
血色的花，每一朵都是他的荣耀。
他还配把蓝天白云戴在头上，
只因为他放弃得还不够，
谦卑得还不够。
如今，他在山中饮酒
学会了沉默但还没学会遗忘，
不知道该把龙泉山的秘密告诉谁。